

有什么值得推荐的虐心的小说？

大一到大四，我们是学校公认的般配搭档。我一直盼望着，他能够向我表白。

可等这一天到来时，我却发现自己不喜欢他了。

我和苏朗的关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渐行渐远的呢？

大概是三个月前，发生的那件事.....

我们俩是大学校友，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，主修的乐器都是钢琴。

有人说，钢琴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才能学的乐器，我大概就是别人口中的有钱人家的孩子，而苏朗却不是。

三个月前，我和苏朗参加了全国大学生钢琴比赛，我们四手联弹合作的一曲《卡布里的月光》惊艳了所有的观众和评委，并以组合的方式赢得了当天比赛的冠军。

得颁奖结束后，我们在后台跟评委老师们合影，一位老师调侃苏朗说：「你跟你女朋友配合很不错，希望你们以后在这条路上能够越走越远。」

苏朗谦虚地笑了笑：「谢谢老师，不过您误会了，她不是我女朋友，她是我搭档。」

我当时就在一旁，脸上的笑容在听见他这句话后，渐渐凝固。

2

我和苏朗已经大四了，大学期间，我们一周七天起码会有五天都是待在一起练琴。

大学这几年，我陪着他全国各地的参加比赛，获得了很多荣誉，当然也包含巨额的奖金。

大三的时候，苏朗产生了创业的想法。

虽然钢琴老师说以苏朗的钢琴造诣，大学以后若是能去国外深造，他总有一天会成为一名成功的钢琴家。

但苏朗等不了，他家境普通，从小到大父母挣的钱都投在了他的钢琴里，然而学钢琴的这条路就是一个无底洞，他家的情况已经无力再供他继续学下去了.....

很快，我们俩在校外创办了一家钢琴培训班。

临近大四毕业时，钢琴班的生意蒸蒸日上，苏朗与我商量想要引进投资，他打算在市中心专门开办艺术班的写字楼内租一层楼，然后再开一家乐器培训班。

我们是音乐学院的学生，在这方面的人脉自然广泛，但那天我陪着苏朗去谈引进投资的事，结果却谈判失败了。

从投资公司出来后，我正准备安慰苏朗，忽然那家投资公司的副总经理喊住了我们。

副总经理是个三十岁上下的漂亮女人，也是这家投资公司老板的女儿，我们喊她林总。

她递了张名片给苏朗说：「公司不看好你们的项目，但是我个人还挺看好的，有空请我喝咖啡，我们具体谈谈投资的事。」

3

那对于我和苏朗来说简直就是意外之喜。

当场我们便和林总约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。

好巧不巧，我们约好见面的那天，我忽然感冒发高烧，苏朗只能单独去见了她。

那天我在家一直等着苏朗的消息，发消息给他，他没回，打电话给他，他又关机了。

直到第二天下午，苏朗才给我回了电话。

他告诉我，林总答应我们，乐器培训班的乐器全部由她出资购买，而她想要我们手里三成的股份。

我与苏朗的股份分配一直是四比六，我四他六。

于是我们商量了一下，等乐器的培训班开起来，苏朗四，我和林总各自三成。

不过我很好奇，明明投资公司都不愿意投我们，林总个人怎么会愿意投我们呢？

苏朗说：「林总是咱们的校友，也是主修钢琴专业的，她从小就获奖无数，大学毕业后还去国外深造过两年，她在钢琴的造诣上，比我们两个都厉害。」

我问他：「她说你就信了？」

苏朗笑了笑：「咖啡厅有钢琴，她那天弹给我听过。」

他跟我打电话时，语气一如往常，可我的心却蓦地一沉。

我转念想了想，应该是我太小心眼了，苏朗跟林总怎么可能呢！

4

签合约那天，我们三个都在场。

林总不愧比我们多了很多人生阅历，她的言谈举止间处处流露着优雅的气质与女人特有的韵味。

签完合约，林总说要请我们去酒吧庆祝一下，我连忙拒绝，苏朗的神色却有些飘忽。

刚好苏朗有通电话进来，他便出去接电话了，他一走，就只剩下我和林总两人。

林总看着我笑道：「小妹妹，你不会长这么大连酒吧都没去过吧？」

我讪讪地笑了笑：「没有。」

林总忍不住轻笑了声：「那看样子今晚只能我和苏朗一块去了。」

我连忙说：「苏朗他也没去过。」

林总听闻，细细的柳叶眉轻轻一挑：「不是吧，那天我们见面聊得很开心，晚上我们还一起去酒吧玩了个通宵呢。」

5

我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林总的话，苏朗就已经回来了。

林总看着他笑道：「你搭档没去过酒吧，那晚上只能我们两个去酒吧庆祝了。」

我站在一旁，心跳得很快，我满心期待地看着苏朗，我希望他拒绝林总。

可苏朗却看着林总笑了笑：「好啊！」

他答应地毫不犹豫。

所以林总并没有骗我，即便那天苏朗和林总见面后的次日下午给我回了电话，却绝口没提他和一个林总结伴去酒吧玩通宵的事。

怪不得那天下午还有一整个晚上，我都联系不上他。

林总又看向了我：「那我们就先走了，你自己回家没问题吧？」

我跟个傻子一样，傻傻看着他们两个，最终只能掩下心底的酸涩。

我笑着回道：「我没问题，你们玩得开心。」

林总笑着把她的车钥匙扔给了苏朗：「走吧。」

苏朗开着林总的那辆红色跑车扬长而去，我站在原地象征性地朝着他们挥了挥手。

手落下后，我脸上的笑意渐渐散尽，心里涌起一阵浓烈地失落感。

我在苏朗身边四年，他曾说过，我们是最佳拍档，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他，他就再也不找搭档了，因为我和我的默契，是任何人都替代不了的。

可如今临近毕业，他的身边却出现了另外一个女人。

那个女人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，她长得很美，家境富有，玩得开，出手也大方，最重要的是，她比我更会弹钢琴。

6

那天下午，我接到我妈给我打来的电话。

我妈说：「你都快大学毕业了，未来的路你到底怎么打算的？」

我说：「我和苏朗已经成功引进了投资，合约都签了，等不久后，我们会在市中心租一层写字楼，开一家乐器培训班。」

我妈听我提起苏朗，语气很明显就变了。

「你跟苏朗到底怎么回事？要是谈恋爱，爸妈从来也没说过要阻止你们两个。」

我无奈地笑了笑：「妈，我跟他就是搭档，哎呀，您别操这份心了行吗？」

可是我妈一听这话，就急了。

「我不操心能行吗？我跟你爸商量过了啊，我们从小培养你学钢琴，可不是让你把自己宝贵的时间浪费在那个苏朗身上的，我们已经帮你联系好了国外的音乐学院，等你毕业后，就继续把你送出国继续深造。」

我紧紧地咬了咬嘴唇，也跟着急了。

我跟我妈吵了起来：「我不去，我就要待在国内。」

我妈说：「那个苏朗就对你那么重要？你说说，你们要是谈对象了，爸妈也乐意资助他，送你们两一块去国外深造也不是不行，可你们只是搭档，他创业，你凑什么热闹？」

我的心里酸酸地，苏朗暂且对我是什么态度，我都搞不清楚，但是我知道他的性子一贯要强，如果我爸妈真提出要资助他一块跟我去国外深造，他那么强的自尊心肯定受不了。

那样我和他就更不可能在一起了。

听我不说话，我妈又继续说：「你要是不出国，那行啊，你就给我相亲去，对象爸妈给你安排，你给我趁早离那个苏朗远远地，不跟我闺女谈对象，还一天到晚吊着我闺女，他什么意思啊他！还真以为我们家稀罕他，想倒贴他呢？」

最终，我还是妥协了下来。

我爸妈只给了我两个选择，要么大学毕业后出国深造，要么我想留在国内，就去跟他们安排的对象相亲去。

我选择了相亲。

这是我能留在苏朗身边的唯一办法。

7

大概一周后，我妈又给我打来了电话，相亲的时间地点，她都帮我安排好了。

那天上午，我跟苏朗一起去看了写字楼，市中心的地段，很繁华，当然房租也很高。

后来林总也过来了，她跟这栋写字楼的老总有些交情，于是房租的价格直接给我们打了八折。

从写字楼出来后，苏朗对林总的态度十分客气，一直都在感谢她。

林总的脸上挂着笑，她带着一副墨镜，看不清眼睛里的情绪，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，林总对苏朗态度绝对不一般。

苏朗跟林总一直在聊乐器培训班的事，过了很久，他才想我来。

他问我：「你一会儿打算回学校还是去哪儿？」

我淡淡地笑了笑：「我约了朋友中午一块吃饭，我就先走了。」

苏朗听闻，顿时眉头一蹙：「约的哪个朋友？」

我抿了抿嘴角：「你不认识。」

林总在一旁打趣了我一句：「不会是男朋友吧？」

我微微垂着眼睑，神色有些局促：「不是的，我没男朋友。」

林总耸了耸肩笑道：「都是成年人了，就算真有男朋友了，也没什么关系的，我们只会祝福你。」

她边说边看了一旁的苏朗问：「苏总，你说是吧？」

苏朗的神色微微滞了滞，眼中流转着幽深的冷漠。

他轻笑了声：「林总说得是。」

9

有些话，别人说的轻松，却不知道，听进去的人，会有多难过。

正如那天的我。

我曾天真地以为，苏朗虽然嘴上说我是他的搭档，但是在他心里，一定有我的位置。

所以我愿意等他，从大一到大四，哪怕是以后步入社会。

可他轻易的一句话，却击溃了我心里好不容易建立起的那一丝信念。

10

当天中午，我去见了相亲对象。

他叫丁修筠，是个名副其实的富二代，但他却并未在家里的公司任职，而是自主创业，有一家属于他自己的网络公司。

我本来抱着糊弄我爸妈的态度过去相亲的，但是丁修筠温和的态度以及他的绅士风度，让我不得不开始正视他。

意外的是，我们竟然真的很聊得来。

因为太聊得来，我甚至告诉了他我来跟他相亲的意图。

得知我心里有喜欢的人，相亲只是迫于无奈，他看着我，笑得很温和。

他说：「我也是我爸妈逼着来的，不过没想到我们竟然这么聊得来，既然你有喜欢的人，我也不勉强你，那我们就做个朋友，怎么样？」

我欣然应下，并与他交换了彼此的联系方式。

11

大学四年，我大部分的时间都跟苏朗在一起，我的生活里除了苏朗就是钢琴。

丁修筠不同。

他是个很会享受生活的人。

自从跟他认识后，他会给我分享很多好看的电影，或者是一些好听的音乐。

如果他出差去了外地，也会跟我分享那里的风土人情。

我不得不承认，他仿佛在一点一点地渗透进我的世界，那样得悄无声息，却又如春日里破土而出的春笋般，让我萌生了想要去外面的世界探索的想法。

12

有天，我因为来了例假，身体不舒服，心情也不好，便在朋友圈发了一段很丧的话。

当天下午，丁修筠就做了款游戏发给了我。

「新鲜出炉的一款小游戏，玩玩看，希望能帮助你舒缓心情。」

那是款很减压的粘土游戏，能够将粘土随意变形，又或者是按照模型，捏一些可爱的小动物。

游戏玩起来的时候，手机还会跟随粘土变形的频率产生很减压的音效声。

我捏完了第一只兔子后，软件忽然自动播放了一段儿歌：「小兔子乖乖，把门儿开开……」

这首歌是我始料未及的，当时我没忍住，笑出了声来，心底的阴霾，一扫而空。

13

距离大学毕业的日子越来越近了。

毕业当天，学校为我们大四的毕业生专门举办了一场毕业生晚会。

以往每次学校举办类似活动的时候，我和苏朗都会搭档一起上台演出。

这一次，我和苏朗准备了一曲四手联弹的钢琴曲。

对于毕业晚会的表演，我充满了期待，我甚至还期待着苏朗的告白。

意外的是，林总那晚也出现在了我们的毕业晚会上。

林总跟我们是校友，比我们大了好几届，她这次是作为毕业晚会的赞助商被学校邀请上台讲话。

她在台上笑着说：「看到这么多学弟学妹，我忽然也想给大家表演个节目，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看。」

于此同时，全场的毕业生都起哄大声笑说：「愿意！」

我跟苏朗坐在观众席的前排，我看着台上的林总，心里莫名一慌。

林总又笑道：「我也是主修钢琴的，不过一个人弹钢琴没什么意思，我想邀请咱们学校有钢琴天才之称的苏朗同学上台来，跟我合弹一曲，不知道苏朗同学答不答应？」

全校师生皆知，苏朗与我是搭档，当然，我们更是他们默认的情侣，即便苏朗从未承认过。

林总笑吟吟地把目光对准我和苏朗。

我能感觉到，她含笑的眼神轻轻略过我错愕失神的脸，继而转向了苏朗。

我紧紧地抿起嘴唇，脸色越来越苍白。

我看向苏朗，却见他神色镇定，眉梢轻扬，眼睛里含着温和的笑意。

他曾跟我说过，我和他的默契，是任何人都替代不了的，如果没了，他绝不会再找搭档了。

我期待着他可以拒绝林总，可是他却站了起来，看着林总笑道：「乐意之至。」

那一刹那，全场拍手叫好。

我眼睁睁地看着他，走向了舞台上，明明他就在眼前，可我却觉得我和他之间的距离在不知不觉中，早已经相隔的很远很远了。

14

在林总的要求下，苏朗配合她，两人四手联弹，共同弹奏了一首钢琴曲。

台下，很多学生都纷纷议论了起来。

「苏朗真的是遇强则强啊，没想到他和林总临场合作，竟然这么厉害。」

听到这样的言论，我忽然感到了羞愧。

看着台上，苏朗与林总合作地那样默契，听着从他们指间弹奏出来的优美的音符，我忽然开始怀疑起了我自己。

我是不是早就落后了苏朗很多，其实他早就不满我这个搭档了。

我曾经盼望着有朝一日，苏朗能够向我表白，而我便可以顺理成章地从他的搭档变成他的女朋友。

而现在，我醒悟了，我如今连做他搭档的资格都没有了。

15

我去了后台，主动要求取消了我和苏朗的节目。

我眼睁睁地看着主持人将我们的节目从节目单中删除了，与此同时，我不经意间看到了主持人脸上闪过的如释重负的表情。

转过身的那一瞬间，我泪如泉涌。

每年的大学毕业，有很多男女都会因此分道扬镳，去往不同的远方。

我和苏朗终究也没有逃过毕业这场劫。

16

我穿着单薄的裙子，迎着夜晚的风，在学校里失魂落魄地游荡着。

忽然我的眼前出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。

他捧着一束鲜花，眼中含着温柔的笑朝着我走来。

「毕业快乐！」

我傻傻地接过花，丁修筠一脸歉意：「抱歉，我本来想早点过来参加你的毕业典礼的，结果公司临时有事，所以来迟了。」

我笑着摇了摇头：「不迟，毕业晚会还没结束。」

丁修筠知道我毕业的日期，我有提前跟他说过，并且也邀请他来看我的演出。

但得知我的演出取消了，他一脸的遗憾之色。

苏朗表演结束后，被邀请坐到了林总的身边，而我带着丁修筠回到了我们之前坐的位置上。

我和丁修筠刚坐下，我便感觉有一道目光朝着我看来。

我抬起头，循着那道目光看去，却看见苏朗和林总两人正坐在我们的前面，两人有说有笑，十分亲密。

丁修筠忽然说：「你真的不想上台演出吗？这好歹是你们的毕业晚会，以后你可能就没有机会再在学校的舞台上演出了。」

我自嘲地笑了笑：「四手连弹的节目，我搭档已经跟别人表演过了，没必要了。」

丁修筠却说：「难道非要四手连弹吗？走，我陪你去找主持人，把属于你的节目要回来。」

我浑浑噩噩地跟着丁修筠去了后台，全程都是他在跟主持人交涉。

我像是被他赶鸭子上架一般，最终上了舞台。

从四手联弹的合奏演出，变成了我的独立表演。

意料之外的是，当我一个人独奏时，台下响起一波又一波的掌声。

细想起来，这竟然我第一次在舞台上独立表演！

我证明了我自己，其实我的钢琴不比谁差。

表演到后半段时，我忽然停了下来，我垂下了头，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掉。

因为就在刚刚，我的眼神不经意地扫过苏朗与林总，我看见他们两人的手，紧紧相握在一起。

17

台下所有人都议论纷纷了起来。

他们对于我戛然而止的演出，感到诧异。

忽然丁修筠拿着一把小提琴走到了我的身边，他看着我眼中饱含着鼓励的微笑。

优美的小提琴曲调萦绕在耳边，他接着我下面的曲谱，继续演奏。

很快，我的手指欢快地在黑白琴键上跳动，钢琴与小提琴的合奏，引来全场掌声。

这是第一次，我的搭档从苏朗换成了另外一个人。

18

当晚离校时，我和丁修筠走在一起，苏朗则和林总走在一起。

苏朗看着我，眼睛里含着淡漠的笑，他问：「这位是？」

我未曾来得及解释，林总却在一旁笑道：「没想到你们两个竟然会在一起了！」

林总说完，扭头跟苏朗简单的介绍了一下丁修筠的身份。

丁修筠看着林总，神色疏离却又不失礼貌地笑了笑：「林总。」

苏朗目光淡淡地扫过丁修筠，又转头看着我问：「你们.....在一起了？」

我不知道他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，像是来自于一个朋友的关心和问候，又像是暗含着一丝不悦的质问。

但是都不重要了。

丁修筠的眼梢微微扬起，他看着苏朗哂笑了一声，问：「不知道苏同学今天答应跟林总一起上台表演的时候，有考虑过你搭档的感受吗？」

苏朗的神色顿时一变，他还没来得及开口，林总急忙从中周旋：「今天这事，是我考虑不周，不怪苏朗。」

丁修筠眼神凉薄地笑道：「也是，林总做事一贯雷厉风行，不会考虑的那么多的。」

我站在一旁，一句话都插不上，但是我意识到，丁修筠是在为我鸣不平、讨公道。

19

当晚，丁修筠的一席话，让林总尴尬，也让苏朗沉默了下去。

他送我回去时，我坐在副驾驶的座位上，听他说：「早前你妈给我打过电话，跟我提过苏朗。」

我愣了一下，惊诧道：「我妈干嘛给你打电话？」

丁修筠笑了声：「她说她看好我，希望我能当他们家女婿。」

我以为他只是跟我开玩笑，也就讪讪地笑了几下应付了过去。

很快，他将我送到了楼下，我上了车，便要走，他却忽然下车喊住了我。

「做我女朋友行不行？」他忽然问我。

我脚下的步子一僵，一时间大脑一片空白。

良久，我转过身看向了他：「你认真的吗？」

我想，如果这个时候，跟我表白的人是苏朗，我可能会立马飞奔过去，扑进他的怀里。

忽然我的手机响了一声。

是苏朗发来的短信，他说：「你是不是看见我和林总牵手了？那是个误会，明天见面，我当面和你解释。」

如果不是苏朗发来的这条短信，我或许一时头脑发热，就答应丁修筠了。

我看着丁修筠说：「抱歉，我觉得我们更适合做朋友。」

丁修筠忍不住笑了一声：「逗你玩呢，回去吧，千万别把我刚刚说的话放在心上。」

20

次日我和苏朗见面的时候，他跟我解释清楚了。

其实苏朗当晚有些低烧，林总只是担心他的身体，于是主动握了他的手，想要查看他掌心的温度是不是正常。

我一听苏朗生病了，就什么都不顾了，轻易地原谅了他，并且告知他，我与丁修筠只是朋友关系。

对于他和林总之间的事，我不再过问，他也没有再问我和丁修筠之间的事。

不久后，我和苏朗敲定好了要带一批孩子去杭州参加一个演出，临行的前一个晚上，苏朗忽然给我打来了电话。

他说：「林总在国外看中了一批乐器，需要我跟她一起过去看看。」

我的眉头不由得皱起，我问：「什么时候去？」

他说：「明天一早的航班，抱歉，明天我不能陪你一起去杭州了。」

我故作不在乎地笑了笑：「没关系，我找别人陪我去。」

21

挂了苏朗的电话后，我本来想在乐器班找个老师陪我一起去，可丁修筠却忽然发了短信来。

他问：「明天周末，有什么安排吗？」

我说：「明天要带一批孩子去杭州演出。」

丁修筠又问：「你一个人带一批孩子吗？」

我回：「不是的，我准备再找个老师跟我一起去。」

于是丁修筠直接打了电话过来。

我接了他的电话，听他说：「我周末休息，你别找老师了，我陪你一块去，到时候带你和孩子们在杭州转转，我对那边很熟悉的。」

最终我答应了他，毕竟他真的去过很多地方，带着他，就相当于带了张活地图。

22

周六当天，丁修筠是一早跟我们在客运站汇合的，然后我们一起坐的大巴去的杭州。

演出在周日，所以当日抵达杭州后，丁修筠带着我和孩子们一起去了海洋公园逛了一圈，孩子们都玩得很开心。

他全程包揽负责着孩子们的衣食住行，我这个老师，想出力，却发现毫无用武之地。

晚上我躺在床上，准备休息的时候，苏朗给我打来了视频。

他已经抵达了目的地，刚刚洗完澡。

他跟我询问了孩子们的情况，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。

忽然我看见一道靓丽的身影从他的身后路过。

我的眉头微微一皱：「你房间里有女人？」

最重要的是，那个女人还穿着白色的浴袍。

苏朗笑着解释了一句：「是林总，她房间的吹风机坏了，来我这借吹风机，吹一下头发。」

事实真的是这样吗？

或许吧，要不然，苏朗应该也不会给我打视频。

我有些恼怒，我承认，林总这个女人让我产生了强烈的嫉妒之心。

我没忍住，于是跟苏朗说：「快中秋节了，今年中秋夜，我爸妈希望我能把男朋友带回去一起吃饭。」

我刚说完，苏朗的神色顿了顿。

没一会儿，他笑着说：「那今年中秋，我陪你.....」

苏朗的话只说到了一半，却戛然而止。

「啊！我脚崴了，苏朗你快帮我看看。」

苏朗急忙说：「我先挂了，林总脚崴了，我去帮她处理一下。」

他匆忙挂了电话，我愣愣地看着手机，自嘲地笑了笑，林总这个女人，总是能出场的那么及时，轻而易举把苏朗的注意力吸

引过去。

23

孩子们的演出很成功，我们周日当天就返了回来。

苏朗是在三天后回来的，他回来当晚，约我出来吃饭，吃饭的时候，他拿了只首饰盒出来递给了我。

我惊讶地看着首饰盒，问他：「送我的？」

他笑了笑：「嗯，打开看看。」

我拿过首饰盒，一打开，发现里面是一条很漂亮的项链，我很诧异地问：「这个很贵吧？」

苏朗的脸上闪过一抹歉疚说：「以前我没钱，所以我最害怕的就是过节，还有你过生日，因为实在没钱给你买贵重的礼物，但以后不会了，我现在也算是小有资产的人，以后会越来越有钱，也能给你买越来越贵的礼物了。」

忽然听到这些话，我的心里一酸，眼圈微微泛红。

我嗅了嗅鼻子，说：「其实礼物贵不贵不重要.....」

然而，我的话还没说完，一道响亮且极其破坏气氛的手机铃声传了来。

苏朗接了电话，脸色立马变了。

「我知道了，我现在立刻过去。」

等他挂了电话，他行色匆匆地看着我说：「林总刚刚打电话说，有架钢琴在运输的途中被损坏了，我得回去看看，到底怎么回事。」

他说完，火急火燎地离开了。

我愣愣地看着他远走的身影，低头看着桌上他送我的项链，喃喃自语道：「可是你还没帮我把项链戴上呢.....」

眼泪猝不及防的落了下来，我想，我可能永远都等不到他转过身来看我一眼。

所以他永远都不会看见，我的难过和委屈。

24

我忽然察觉到，我的耐心磨没了，我等不下去了。

从大一到大四毕业，再到走入社会，我真的等了他很久很久了.....

我像个傻子一样，坐在餐厅里，眼泪就这么止不住的往下掉。

我大口大口地吃着 he 帮我点的牛排，噎着了，就拿起桌上的红酒猛灌。

为了今晚的见面，我出来前，特地精心打扮了一番，但可想而知，我哭成这样，又吃成这样，所有的准备都被毁掉的一干二

净，剩下的只有我的狼狈与满桌的狼藉。

我把一瓶红酒都给喝光了，晕晕乎乎的时候，我对面坐了个男人。

他很温柔地递了只帕子给我，笑问：「失恋了？」

我瘪着嘴巴，眼泪又开始往下掉，像是个被抛弃的孩子似的，哭的委屈极了。

他无奈地叹了口气又说：「我都还没来得及做你男朋友呢，你怎么就先失恋了？」

后来我一觉醒来的时候，发现我睡在我家的床上，脑海中忽然出现了丁修筠的影子。

我从卧室出来，发现餐桌上已经摆好了早餐，还有丁修筠留下的一张字条。

他说：「我去上班了，早餐要是凉了，你放微波炉热一下再吃。」

虽然他人不在这，但是不难想象，他昨晚在我家留宿了一夜。

看着桌上的早餐，我忽然觉得心头滚烫。

25

我发现，我不喜欢苏朗了。

是真的不喜欢了，明明在培训班我们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但是再见他的时候，我已经没有心动的感觉了。

眼看着中秋节在即，苏朗却要去外地出差。

本就没有期待过什么，在知道他要出差的时候，我没有任何感觉。

中秋节，培训班的学生都放假，我一觉睡到快中午，整个人都懒懒的。

忽然家里的门铃响了，我穿着睡衣，就这么邋里邋遢的开了门。

丁修筠站在我家门前，手里还拎着几只塑料袋，他一见我这副模样，无奈地问：「你这是刚起床？」

我有气无力地看着他说：「准确来说还没起。」

他笑了笑，抬手揉了一把我乱得跟稻草似的头发，之后进了我家，直接往厨房走去。

我跟过去，看见他从塑料袋里拿出了不少食材来，我问他：「你这是要干嘛？」

他笑了笑说：「陪你一起做月饼啊，那天晚上送你回来的时候，我们不是说好了，我当你男朋友，中秋节晚上陪你一起回家见家长？」

我错愕地看着他，我有说过那样的话吗？

丁修筠一边忙活着，一边说：「我本来想着，第一次见你爸妈，要送什么礼才显得真心，想来想去的，我觉得我亲手做的月饼最显得有诚意。」

我傻傻地站在他身边，看他一边忙活着一边说话，全程目瞪口呆。

但是我不得不承认，丁修筠好像真的很懂很多东西。

计算机、乐器、旅行、美食.....

好像就没有他不在行的。

26

丁修筠做了三十个冰皮月饼，红豆沙馅、椰蓉馅、咸蛋黄陷、奶酪陷.....

他一早准备了包装盒，每一块月饼都用一只特定的小纸盒包装起来，然后又一起放进了一只大包装盒里。

等他做好后，特地留了几块端到了我面前。

「我亲手做的，尝尝好不好吃。」

我看着他递来的月饼，忽然问他：「那晚你确定我说了要让你当我男朋友，还说今天晚上要带你回家见我爸妈？」

他眼神微闪，神色有些别扭地说：「先吃月饼。」

我接过盘子，往餐桌旁那坐下，吃了一块他做的月饼，简直比超市里卖的月饼还要好吃。

他坐在我的对面问：「好吃吗？」

我点了点头，抿了抿嘴巴继续说：「那晚我虽然喝的挺多的，但是我没喝断片。」

他的眼神微微变了变：「那个先不说，你赶紧准备准备，时间也不早了.....」

我抬起头，目光认真地看着他问：「说说吧，你什么时候喜欢我的？」

我本来以为他的答案是，相亲之后，我们成了朋友，他对我日久生情，但是他的答案却完全出乎了我的意料。

原来早在两年前，他就认识了我。

那时候我和苏朗一起参加了一场音乐会的演出，那天他就坐在台下，他说他曾经对我一见钟情，却以为苏朗是我的男朋友，所以并未行动。

但是他根本就预料到，有一天我们俩会相亲，并且相亲那天，他就已经认出了我来。

听完他的解释，我忽然有些心动。

我站起身，看着他笑道：「走吧，回家见我爸妈。」

27

晚上，我和丁修筠一起往我爸妈家赶了过去。

天已经黑沉沉的了，中途我的手机响了好几次，都是苏朗打来的。

我没接他的电话，毕竟我早就能预想到他要跟我说什么话了。

丁修筠见我不接电话，便笑道：「接吧，有什么话说清楚就好了。」

我拿出手机，按了接听键。

苏朗说：「抱歉，我本来是打算今天晚上赶回来陪你一起回家见你爸妈的，但是我这边临时出了点事.....」

「苏朗，你是我男朋友吗？」我打断了他。

苏朗的语气骤然一顿，半晌后，他说：「我以为我们的关系我们彼此都是清楚的。」

我忽然想笑，什么叫我们的关系，彼此都是清楚的？

「你忘了吗，我们最后一次一起参加比赛，在台后，你亲口跟评委老师否认的，你说我只是你的搭档。」

苏朗辩解道：「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毕业，而且我那时候一心只想创业.....」

我忍不住笑了起来：「苏朗，我从大一就喜欢你了，一直到前不久，我都在等你给我回应，我知道你一心想要创业、挣钱，我真的很理解你，所以才会等你那么久，但是我真的等不下去了.....」

我的语气哽咽了起来，四年的等待，四年来小心翼翼藏着的暗恋，四年来所受的委屈，一股脑的全部交织在一起。

我紧紧地咬了咬颤抖地嘴唇，努力让自己镇定，语气平静地说：「为了等你，我跟我爸妈的关系越来越僵；为了等你，我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机会；为了等你，我答应我爸妈去相亲；为了等你，我一次次忍受你跟林总的那些暧昧举动.....」

「我跟林总不是你想的那样！」他反驳道。

我说：「我当然知道，你们不是我想的那样，林总是咱们的投资人嘛，你那么迫切的想要事业成功，当然得事事顺着她，不过那些对我来说，都不重要了。」

苏朗沉默了片刻，像是做了个很重要的决定似的，他说：「你等我，最多两个小时我就能赶回来。」

我把电话挂了，他每次都是让我等，我等了他四年，但如今这两个小时，我一点都不想再等了。

28

我抬起头，克制着眼中的酸涩。

丁修筠忽然伸手握住了我的手，他一言未发，但他的掌心却是暖的。

当晚，我爸妈对丁修筠特别热情，知道他送的月饼，是他亲手做的，我爸妈脸上都笑开了花。

我看得出来，丁修筠很得我爸妈的喜欢。

吃过饭后，他还跟我爸下了一盘象棋，我发现，他好像就没有什么不会的。

准确来说，他总是会给我带来不同的惊喜。

晚上，丁修筠送我回了家，毕竟我的住处离工作的地方近，步行就能到。

他把我送到了楼底下时，我远远的看见苏朗站在我家楼下，他的手里还捧着一束鲜艳的玫瑰花。

我的眉头紧紧皱了起来，丁修筠说：「你过去吧，有什么话当面说清楚更好。」

29

我走到了苏朗的面前，他还在喘着气，应该是匆忙赶回来没多久。

我说：「你回来了，那边的工作没关系吗？」

他笑了笑说：「我交给底下的人去处理了。」

他一边说，一边把玫瑰花递到了我的面前：「送给你的。」

我没有伸手把话接过来，而是平静地看着他说：「花你自己拿回去吧，以后也别再送了。」

苏朗笑了笑说：「也是，花这个东西，本来就不是很实际。」

他转身把花搁下，又拿出了一只首饰盒，单膝跪在了我面前。

他深情款款地看着我说：「其实那天从国外回来，我就想跟你求婚了，但是培训班的事太忙了，所以一直没来得及。我本来想找个浪漫的地方再跟你求婚的，可是你今天的那些话，让我知道，我不能再等了。」

我怔怔地看着他手里的首饰盒，只见他打开盒子，里面是一枚十分闪亮耀眼的钻戒。

苏朗说：「嫁给我好吗，我保证，从今往后，我一定会好好爱护你、保护你，原谅我之前的疏忽，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」

我看着他手里的戒指，看着他满脸殷切的希望，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掉。

他见我哭了，脸上闪过惊喜之色。

可是我却往后退了几步。

我将脸上的泪，一点一点地抹干净，看着他的眼神也一点一点地恢复了冷漠。

「苏朗，我谈恋爱了，我男朋友叫丁修筠。」

30

我从来都没有预料到，有一天苏朗会跟我求婚。

可当我终于弄明白，他对我的感情有多热烈的时候，找却不爱他了。

那晚回去后，我哭了很久。

丁修筠是个很好的男朋友，他没有问过我半句有关苏朗的事，他只在我最难过的时候，心疼地抱住我，无声地安慰我。

后来我做了个决定，我打算将我在乐器培训班的股份退了。

31

听说我要退股，苏朗板着脸，来了我办公室，并且反手把门给关上了。

他问：「为什么要退股？」

我神色平静地看着他说：「你知道的，当初我是想支持你，陪你一起创业，才会投钱进来，但是这一切原本并不是我想要的。」

他又问我：「那你想要什么？」

我淡淡地笑了一声：「苏朗，其实你对金钱有很大的渴望，但是我没有。」

我一边说话的时候一边从抽屉里拿出了一本聘书来。

「虽然在培训班也是当钢琴老师，但是我更想回归校园，这是音乐学院给我的聘书，学校邀请我回去当钢琴老师，我答应了。」

苏朗的目光紧紧地盯着我手里的聘书，他的眉头深深地皱了起来：「你可以回学校当老师，你走了之后，我可以再招一名钢琴老师过来填补你的位置，但是你没必要退股。」

我看着他笑道：「你难道还不明白吗？我想要退股，只是想彻底跟你做个了结。」

苏朗却紧咬着牙，眸光幽冷道：「你要跟我做个了结？我们一起奋斗了四年，你现在说要走就要走，你到底把我当成什么了？」

他不满且愤怒的质问我，而我却觉得可笑。

「苏朗，我喜欢你四年，不管你想做什么，我都支持你，陪着你，可我得到的是什么？我一直在等你，等了你这么多年，可我等到的是你无数次留给我的背影，是你无数次对我漠视。你又把我当成什么了？」

我红着眼，眼神讥诮地看着他。

他说：「我的心里一直都有你的位置，可是我们两家家境悬殊，所以我才要加倍努力去挣钱，我想要给你最好的生活。」

他说话时，声音都是颤抖的。

他看着我，眼神里饱含着期待，他说：「你知道吗？那天跟林总谈投资的事，她答应投我们的时候，我很高兴。那晚我陪着她去酒吧玩，喝酒喝到胃出血，甚至第二天下午我给你回电话的时候，我还在医院里输着液.....」

他的语气顿了顿，哽咽道：「为了能顺利拿下林总的投资，我只能顺着她，对她百依百顺，我不是没想过放弃，可是一想到，我们的未来，一想到我要给你一个好的生活，我只能一直咬牙坚持着.....」

32

我冷静地看着他，原来当我们不爱一个人的时候，尽管他给出的解释，是那样地动听，我们却也还是会无动于衷。

我淡淡地开口：「苏朗，你有想过我真正要的是什么呢？你自己制定的未来计划里既然有我，那为什么你从来就没有告诉过我？最起码的尊重和安全感，你给过我吗？」

苏朗说：「我以为你知道的。」

我嘲讽地笑了一声：「以前我想知道，但是我不知道，现在我不想知道了，即便你说了，又还有什么意义呢？苏朗，这段感情，我放下了，你也放下吧。」

苏朗看着我，双唇紧抿，幽深的瞳眸，紧紧地盯着我。

他自嘲地笑了起来：「从大一那年喜欢你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在勾勒我们的未来了，现在一切都准备就绪了，我只想把你娶回家，你却让我放下？我怎么放得下？」

我冷冷地看着他：「如果你不同意的话，我会找林总聊，培训班的生意现在很不错，赚的很多，我想她应该很乐意购买我手里的股份。」

33

苏朗最终还是跟我签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。

他跟我说：「我只是暂时帮你保管，我会等你回来的，不管多久，只要你回来了，属于你的东西，我会还给你。」

可是我却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那我曾追随他四年的时光，他还的了吗？

临走的时候，我问他：「还记得我们最后一次合奏的那曲《卡布里的月光》吗？」

他微微愣了一下，我笑道：「忘了，那也是你跟林总第一次合奏的曲子。」

他皱着眉头说：「和林总那次，是没办法，全校师生都看着呢。」

他苍白的解释，我并未听进心里去。

我说：「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，有人说，月光是太阳的背影，太阳转过他火热的身体，月亮的笑脸才会展现出来，可如果太阳一直不转身，月亮只会一直黯然失色直到湮灭。」

他怔怔地看着我，嘴唇动了几下，终究一言未发。

我抬起头，脸上洋溢着对未来充满期待的笑容。

我说：「苏朗，我曾以为我等的人是你，后来我才发现，命运是公平的，当我们被不公平对待，无法得到应有的回应时，其实命运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一份独一无二的惊喜。」

苏朗说：「我不相信什么惊喜，我只相信你是我命中认定的唯一的伴侣。」

我抿嘴笑了笑：「抱歉，我得走了！希望我们各自幸福.....后会无期。」

34

曾经，苏朗留下了许多背影给我，可我却总是不死心，即便是他的背影，也想要去追逐。

这一次，是我先转身，留下了一个决绝的背影给他。

正如我与他说的那样，我是真心的祝愿他能得到幸福，也真心的希望，我与他后会无期。

秋日里的阳光，正好。

我乘坐电梯下来的时候，手机响了起来。

丁修筠问我：「退股的事情，解决好了吗？」

我扬起唇角，眼神极尽温柔地笑了笑：「嗯，都结束了。」

我从电梯里走出来，往写字楼的门口走去。

他又问：「那你什么时候出来？」

我站在写字楼的门口，看见他正背对着我，打着电话。

我没忍住，「扑哧」一声笑了出来：「你怎么来了？」

他转过身，把背影留给了背后马路上的人来人往。

阳光洒在他的脸上，是那样得闪耀，动人心弦。

我再也克制不住心头的荡漾，朝着他飞奔而去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